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之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廣大無疆限也

程頤曰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敎思無窮親臨於民則有敎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

臣按臨之為卦有上臨下之象上之臨下果何所事哉曰保之將欲保之以何為先曰敎之敎之之道驅迫之不可也操切之不可也徒事乎法不可也必刻以期不可也必也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優而游之使自休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如江河之

潤如湖海之浸是之謂教思焉舉一世而甄陶之合萬邦而協和之由无息而至於悠遠由動變而至于能化无一人而不化无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間豈有窮盡也哉如是則凡形氣有生之類皆在吾度量包容之中有相生相長之樂无此疆彼界之殊矣彼徒臨之以威齊之以政者其意思淺且促矣既淺且促則寔不能容之矣豈能保民而至於無疆哉

觀之象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無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

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朱熹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説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臣按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謂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當煖而煖當寒而寒無一時之差忒不見其有所作為自然而然所謂神也聖人體之以設為政教故下人觀之如見春而知其必煖見冬

而知其必寒其煖其寒皆其所自然下民觀視而感之於心不待有所設施措注自然化服所謂以神道設敎也如此非謂別有一種玄妙幻化之術也後世俗儒不知此義乃以河圖洛書為神道設敎謂聖人畫卦演疇皆以人力為之而假託神明以為幻化之術遂啓時君矯誣妄誕之端吁經旨一言之差流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

程頤曰風行地上周及萬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

朱熹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臣按劉彝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而敎以農桑衛之淫風而敎以禮别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蓋四方之俗不同而各

有所偏尚因其所偏約而歸之于正則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無過不及矣此三代盛王所以必省方而觀民觀民而設敎也歟後世巡守之禮不行采詩之官不設朝廷施之以一切之政不復因其民而觀之吁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俗之不一俗之習也約其所太過勉其所不及使之一歸於禮而不偏聖人所以觀民之俗而設敎也如此後世則一聽民俗之所為而不復觀之矣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吳澂曰文明者文采著明在人五典之叙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其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

臣按天有天之文人有人之文人君上察天文以審察天時之變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俗是故天有日月也有星辰也有四時也有六氣也其形象之昭然其氣運之錯然皆有文而可觀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時有運行六氣有流布吾於是乎審察之體其不息者以自彊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隨其時而授之以耕作之候順其氣而敎之以豫備之方此無他察於天而省於已也人有

三綱也有六紀也有禮節也有法度也其彝倫之秩然其典則之粲然皆有文而可觀也三綱在所當正六紀在所當脩禮節不可失法度不可斁吾於是乎化導之因其自然者加之品節順其當然者為之導達引其性而納之道義之中矯其偏而歸之中正之域此無他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成天下一語誠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之大綱大本也化之以人文而使天下成其俗唐虞

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程頤曰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丘富國曰上下皆離故曰重明君臣上下重明而共麗乎正則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

臣按賁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君觀之以一

已之獨也離之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人君資之以臣下之同也是故人君欲以人文而成天下之化又在乎君臣相得皆存虛靈不昧之天而處乎中正不偏之地同心同德相附離以相成也吁有是君而無是臣有是臣而君不能用用之而其臣不足以負荷而欲成天下文明之化難矣哉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睦也五品不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之官敬敷布也五教在寬

朱熹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寛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後能者自其拘于氣質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寛裕以

待之使之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

臣按此萬世帝王為教之始然所以為教者不過人倫而已人倫之道人莫不有而不能皆有以盡之所以立其教者君也敷其教者臣也是五倫之道非獨民有之而君與臣亦皆有焉必在上者無一之不備然後敷而教之使天下之人無一之不全然其所以立教之本則在乎敬以寛焉敬以持

乎已則整齊嚴肅而不失於怠忽寬以施於人則從容漸次而不失於迫切先儒謂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後世人君惟急于財賦兵刑之事其于敎也特慕其名而應故事耳所謂寛者往往流於縱弛求其能留心於此事者固已鮮矣況敬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未有不能敬以處已而能敬以敎人者是則立敎之君敷敎之臣皆當以敬為主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蔡沈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以甚重焉者

陳櫟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爲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民之良心而維持天下

之敎化也

臣按舜命契之敎其民曰敬敷五敎武王之功成治定亦惟重民之五敎焉可見聖帝明王之治必本于敎而敎之所以為敎皆不外乎五倫而已

洛誥曰聽朕敎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朱熹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敎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

者惟在乎勉而已篤叙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叙者

蔡沈曰此敎養萬民之道也聽我敎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命矣

臣按武成曰重民五敎則武王輔民常性之道在

此也武王得天下既以是為自勉使彛倫攸叙而益厚所以為子孫祈天永命之本成王誠能聽周公之敎勉乎乃考重民五敎之道以輔翼乎民篤之而不忘叙之而不紊亦如我之所以篤叙武王者然則人不敢斁乃命矣大抵人君為治敎道之廢興係天命之去留敎道興則天理明而民彛叙民知尊君親上而不生背畔之心不然則智者欲欺愚强者欲陵弱令之而不從治之而不服而至

于用刑罰動干戈而國祚不能以久長矣創業之君惟知其然故拳拳以教化為先而繼體者誠能勉焉以篤叙前人之道而敬行之非獨以厚民彝蓋將以永天命也是則敬之之言在昔帝舜以是而勉契是君勉臣也今周公以是而勉成王是臣勉君也大哉敬乎其萬世君臣立教之本乎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呂祖謙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寛之之謂

臣按五典乃人人所有家家所備者人君因而申明其義也虞周命掌教之官皆以敷五典為言敷之為言布也要必因其本然之理而著為當然之則敷而布之天下使之是效是行以調攝其不平

之氣馴伏其不順之心不責效于旦暮之間不從事乎督責之令成周之擾即有虞之寛可見敎道之施千古如一日百聖同一心也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沈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敎言故曰弘敷則以民

彛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敎也然敎之本則在君身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

臣按為敎之道不過即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訓誨引導之云耳然是道也非獨人有之而我亦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無不正無不中然後推吾所以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人人使人

人皆中皆正焉不然源濁而欲流之清形枉而欲影之直豈有是理哉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吳澂曰舜命契以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敬敷以寛則優游巽順而其教易成也夫是之謂民極六官皆言為民極而司徒之教實主安擾萬國無非和順於道德則五品遜者宜哉

臣按周官立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蓋以上天下地而人處乎中人之所以為人者理與氣而已氣以成形無以治之則不能安其生理以成性無以教之則不能明其道是以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而以治民之職歸之天教民之職歸之地以見人君治教皆出于天地所以設為之官者雖曰為民立極而實所以代天化地施也

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

祀禮教敬則民不茍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隂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則民興功

吴澂曰唐虞司徒所敷者五教而周司徒施十二教

五教舉其綱十二教則詳其目五教在於端其本十二教則兼舉其末其教敬讓親和辨等是德禮之屬也教安中恤節能與制爵制祿是政刑之屬也祀禮者祭祀之禮追養致孝示民以敬所以不苟且陽禮者飲射之禮敬老齒讓導民以順所以不鬬爭陰禮者婚姻之禮男女合好至親所在所以不怨曠樂禮者燕饗作樂之禮尊卑齒位至和所在所以不乖離以儀辨等者有君臣上下之儀有父子長幼之儀隆

殺有等而民志自定所以不踰越以俗教安者有宫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所以不偷薄以刑教中者如鄉之八刑以弼教而歸於中所以不暴亂以誓教恤者如軍旅之誓使之憂患相救而恤其事所以不怠惰以度教節者冠婚喪祭之度各有等殺以節其欲所以自知止足以世事教能者士農工賈世傳厥習以精其能所以不失職十者皆謂之教教之常也而聖人不徒教

也以賢制爵則不賢者莫不謹於德以庸制祿則無功者莫不興於功是二者聖人奔走天下之權而人心之激勸所係故不言敎而列於後

臣按聖人之所謂敎者不但敷五典而已而凡禮樂刑政之施儀則等威之制爵祿誓戒之事世業士俗之常莫不有敎存焉一事之行而有一敎之寓此三代盛時邦國都鄙比閭族黨之間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漸染日用之所見聞何者而非

軌民之法則圉民之教條哉後世之所謂教者止有教之名無復教之實況又有非所教而教者哉

以五禮吉凶軍賓嘉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臣按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為禮樂所以防民之情偽而教之中和使行皆中正而心無乖戾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平聲教象之法于象魏雉門兩觀使萬民觀教象浹日一旬為浹而斂之乃施教法

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朱申曰建子之月朔日始調和十二教以下之事而頒布此教職文書于邦國都鄙以地官之教法畫之為象而懸于兩觀使萬民觀教法而儀則之浹一旬乃收斂使遠近皆知之乃施教民之法于外之邦國內之都鄙使邦國諸侯教邦國之民都鄙大夫教都鄙之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

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賈公彥曰周禮凡言正歳者夏建寅之月也直言正月者周建子之月也

吳澂曰正治脩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敎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敎與其戒禁

朱申曰政以正之敎以導之戒以飭其怠忽禁以使之勿為

臣按先王布敎于民非一日也然猶必每歲之首調和之恐其所行者或有所乖戾也頒布之恐其所施者或有所沮格也既頒之以文書復懸之於象魏則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不至於消沮閉藏矣至於歲終又俾脩其文書上其計簿使有所稽考焉噫聖人之治以敎為先而所以頒布其敎者一歲之間凡三致意委曲詳細丁寧諄切如此此其敎化所以大行日新而無窮也歟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_{及也}_{差擇}

吳澂曰此言司徒之所以敎即舜之命契者也人之性稟或殊使民由於禮則過者不得過不及者不得不及所謂節之也人倫之德民所同得使之能知其敎則莫不感發奮起而興於善所謂興之也為人欲所溺之謂淫八政有所禁戒如防之隄水所謂防之

也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道以為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為德所謂同之也耆老所當孝養上之人養其老則民皆知致其孝矣孤獨有所不足者上之人恤孤獨則民皆知逮其不足矣

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

方慤曰冠婚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飲酒士相見賓禮也

陳澔曰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興民德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别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矣

臣按舜典與周官皆云五教而此又云七教其教

之目比書所載加二焉所謂五教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此加之以兄弟賔客為七所謂長幼者即兄弟之謂也今分而為二則是兄弟者天合而有先後者也長幼者人合而有先後者也朋友親相與者也賔客泛相遇者也然五教之在書則謂之敷敷布之也七教之在禮則謂之明明昭之也而皆在司徒之所掌敷者頒之於天下明者講之於學校也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去聲其政不易其宜

吳澂曰教即七教是也脩謂其教皆明無所廢闕政即八政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參差以廣谷大川而言則地産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俗故雖導之以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稟有異而其

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宜也

臣按民稟天地之性以生無不同也然其所居之地水陸川谷之土俗各異所稟之氣剛柔遲速之劑量各殊先王脩其教齊其政固欲復其天地本然之性而歸之同也然土俗處處别氣稟人人殊則有未易變易然者苟不至於反常而逆理則亦不强之使同焉

大學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僨敗也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曉也諸人者未之有也

朱熹曰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周書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

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臣按大學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敎之事一家之中有父母有兄長有子孫僕隷我於其間為子則孝為弟則弟為家長則慈曰孝曰弟曰慈既有諸已則是能脩身而敎於家矣由是一家之中人人皆孝皆弟皆慈而無一人不可敎者由是即所以立於身行於家者而敎於人孝以

為忠弟以為順慈以為愛人之仁夫如是則仁讓之善積於一家而仁讓之化形於一國所謂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苟或貪而不讓戾而不仁惡念生於一人則一國便有作亂之事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也雖然為善則難為惡則易而其善惡難易之機由於君之一身而機者何弩之牙也矢之發動由乎弩機一發動焉則勢有不可過者以身示教者可不謹其機乎所謂機者在

於君身則其心之意也心之發動是之為意人君欲廣其教於天下不假强為在識其善念端倪之初處動其機以發之從此推廣去耳嗟乎一念之善與惡乃堯舜桀紂之所以分堯舜之君而有唐虞治世之民其身既脩其家可教有諸已而求諸人其所令之善即其所好者也桀紂之君而有夏商末世之民其身不脩其家不可教而無諸已而求諸人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

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按曰庶曰富曰教三者自堯舜以來為治之大節目大綱領也葢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為之司牧付之以庶富教之三事人君承上天之付托為萬民之父母必當盡治教養之三事養之以至於

繁庶治之以至於富足敎之以至於仁厚則盡乎父母斯民之責而無負乎上天付托之重矣苟爲不然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巳適乎巳而不恤乎人生齒日至於衰耗田里日至於貧窘民俗日至於靡蕩如是非但民不安其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就三者之中論之庶富者君之事也敎者師之事也三代以來盡君道者間或有之兼盡師之道者葢亦鮮矣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彛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勲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

號也德猶惪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

蓋命契之辭也

臣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秉彝之性也有其性而或以氣稟之偏或為物欲之蔽遂去禽獸也幾希聖人先得秉彝之全者也視吾人有秉彝之性而不能全乃至去禽獸也不遠誰之責歟

吾為人之君而不能盡君人之責使人不遠於禽獸則凡吾所治者皆獝狘之物也吾何以為治哉非徒負斯人之仰戴而實負上天之付托也寧能不憂於心乎憂之而脩為之敘命臣以掌其事立法以為之制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彜之性然後吾之責塞而吾之憂釋矣後世人主知憂此者蓋鮮矣憂之一言唐虞聖帝所以戰兢惕厲而致雍熙泰和之治其本在此歟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户也隣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視讀為示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

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怨刺之詩是月餘者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臣按成周盛時其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禮犯分之為此乖爭陵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漢賈誼言于文帝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

臣按為治大要二禮與法也禮也者敎化之所從出者也誼所謂絶惡於未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則禮之所以禁於將然者也法之為法禁於已然者則反是禁於將然則

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而天下咸囿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中矣

董仲舒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敎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敎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敎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敎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敎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敎化行而

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臣按董子所謂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是三言者是誠自古帝王脩教立化之本也所謂治天下之大務生民習之以為風俗子孫循之以為治道雖百世可也豈但行之五六百歲而不敗哉

以上總論教化之道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敎化

設學校以立教上

易頤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程頤曰聖人極言頤之道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

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于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

臣按頤之義養也天地養萬物而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聖人則萬人中之一人也天地養萬物而人與聖人皆在天地所養之中聖人于人之中乃其首出者也體天地養物之仁以養乎人然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必欲人人養育之非獨力之不能給而亦勢之所不能及也是以于衆人之中擇其賢

者而養之使其推吾所以體天地養物之心以養乎人人釐之以其職散之以其民裂之以其地付之以吾一視之仁注之于其心而寄之于其目而使之代吾之視一以仁之也然非養之以廪食則彼不暇而為非養之以義理則彼不知所為故必豫有養之而後用之也然養之之義以貞正為道茍養之不以正如戰國之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熹大學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

果何益哉蓋頤之道養正則吉養而不正其凶必矣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寛而栗莊敬也剛而無與毋同虐簡而無與毋同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朱熹曰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溫故欲其溫寛者必不足于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于虐故欲其

無虐簡者必至于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冑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于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臣按舜既命契為司徒敷五教而又于命伯夷典禮之後命夔典樂教冑子蓋司徒之所敷者布其

教于天下典樂之所教者專其敎于國學也胄子者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不可無豫敎之法然所以敎之者在因其資質而輔翼防範之使皆適其中而無或偏焉然化之以其形不若化之以其聲于是專命典樂之官以司敎導之任蓋興起之于比興賦詠之間調和之于聲音節奏之外血脉于是乎動盪精神于是乎流通邪穢于是乎滌蕩查滓

于是乎消融真積力久自然和順于道德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向也氣質之美者于是而益美偏者于是而不偏他日承天而踐祚君國而子民脩政而立事皆得成德全才之人而用之矣帝世以樂敎人之意如此後世不復知此意學校之設其知以禮為敎也固鮮矣况樂乎方其受敎之初也不知禮樂為何物及其臨用之際一視禮樂為虛文而欲人才之復古治道之隆盛難矣

大雅棫樸詩曰倬大也彼雲漢天河為章文章于天周王壽考遐與何同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曹居貞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奮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旱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熹曰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

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思齊詩曰肆成人（冠以上為成人）有德小子（童子）有造（為也）古之人無斁譽（名也）髦（俊也）斯士

朱熹曰古之人指文王也言文王之德見于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呂祖謙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有大于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

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

臣按學校之設所以明倫兼育養也葢倫理之在人人人有之而不能人人盡其道聖人于是選其少俊者聚之學宮而教之俾講明其道而真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决然不疑焉則異日用之以理天下之務治天下之人為臣則忠為子則孝臨事則不苟避見義則必勇為平居則犯顔敢諫臨難則仗義死節而思以其身當天下之重任世

道之責其基本于是乎積累其機括由是乎轉移也理固貴乎講明而氣尤在乎振作要必上之人久于其道凱以强教之而張之當其機弟以說安之而弛之適其會鼓而舞之振而作之使之有感發興起之心歡欣交通之志則其得之于天浩然剛大者塞乎天地之間而不餒矣然非有以作其氣于平日安能得其用于異日哉詩稱文王之世濟濟多士而國家以寧者蓋有以獲乎作人之效

也

靈臺詩曰於論倫也鼓鍾於樂辟璧通廱澤也

朱熹曰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臣按先儒謂靈臺一詩辟廱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鍾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廱敎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可見先王盛時本樂以為敎所以鼓舞作興乎賢才者隨所在而有也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烝君也

張載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朱熹曰鎬京武王所營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臣按辟廱之學自文王已有之至武王有天下始專以為天子之學焉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臣按治世未有不脩學校者學校之廢必見于末季之世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臣按此二詩朱熹集傳皆以其序說為非及觀所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則又用序說蓋以此二詩為學校而作自漢

以來則然矣雖其詩中所言與序說若不類者然序謂亂世則學校廢治世則學校修廢治世則樂育賢才可見世道之治亂係乎人材之有無人材之有無由乎學校之興廢也然則脩學宮育賢才使青青子衿有喜樂之心無佻達之失豈非王政之大務歟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宫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發語辭樂泮水泮宫之水薄采其芹水菜也魯侯戾至也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飛揚也鸞聲噦噦和也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朱熹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宫謂之泮宫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于辟廱故曰泮水而宫亦以名也此飲泮宫而頌禱之詞

項安世曰古之為泮宫者其條理不見于經而有詩在焉首三章則言其君相之相與樂此而已自四章以下乃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于明其德明其德而至于廣其心廣其心而至于固其謀終焉此則學之本也自威儀孝弟之自脩而達于師旅獄訟之講習

自師旅獄訟之講習而極于車馬器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于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于遠夷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臣按泮宮之作不書于春秋說者多以為疑而朱熹以為頌禱之辭蓋春秋常事不書學校之脩乃有國之常事故也然因此詩以考見古人學校之條理雖曰頌禱之辭然亦可見三代盛時學校之

事其關係有如項氏所推究者後世設學乃顓顓以為敎讀學生之所其于讀書作課之外一無所事雖謂之名存實亡不為過矣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相任以事）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

葉時曰以大宰繫邦國之九兩參之以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九兩無師儒之

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何所恃以相繫雖有宫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恃以相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國家不可一日弛學校之教本儒以設教立師以明道會友以講

學所以繫邦國者在是所以安萬民者在是毋徒

視以為虛文苟應故事以為不急之務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謂有職守在學者遊謂無職守不在學者

朱熹曰三德以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

德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而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而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而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器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

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先王之敎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可倚于一偏也既曰三德矣而又敎以三行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蓋德也者得于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敎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

臣按成周盛時設為師氏以教國子所以教之之法曰德曰行而已非但以教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貴遊子弟無不與焉德者行之本原行者德之實跡有德以為之本隨事而著其行在父母則親之在賢良則尊之在師長則事之凡若此者無非以充其孝德而已既有孝德則知順善之可為而逆惡之不可為彊志力行以求至乎至極之地也教國子而使之竭力親親以盡其孝而又

尊賢良事師長以友以順焉則德之得于心者極其至而道之原于天者于是乎生矣此成周學校所養之髦髦所以成人有德而得全才之用也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同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賔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朱申曰古之爲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德

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赢朒方程勾股

吳澂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而後教之以六藝六儀也祭祀

之容穆穆皇皇賔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德行裏也藝儀表也養之以道而表裏俱善而保氏之教成矣

臣按保氏以六藝教國子而朱熹大學序謂人生八歲則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何也葢六藝之事非八歲之童所能者特使之知其名物耳故謂之文必至十有五歲入大學然後教之以其事

焉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鄭玄曰成均五帝學也周人立此學之宮

賈公彦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法式以立國之學政而合聚國之子弟將以此教之

呂祖謙曰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政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之教政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以典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之樂皆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惟陶冶之功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五帝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一章大略可見漢太常典樂而兼教育之任亦此意

吳澂曰敎之切要者樂也而德者樂之本語者樂之則舞者樂之效樂德而曰中和祇庸孝友者中者德之理和者德之容祇為德之敬庸為德之常孝與友者德之施樂語而曰興道諷誦言語者興者因物而發也道者道達人情也諷謂諷諫微言以寓意也誦謂誦書舉古訓以告之也言者自言心之所藴也語者因問而答之也樂舞而備六代者樂莫盛于六代言其舞之善則其聲音之善可知也蓋樂所以節夫

舞也雲門大卷黄帝樂也言其德如雲之出又能聚也大咸堯樂咸言其德之徧及池言其潤澤也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也大夏禹樂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言其能以寛治民而救護之也武武王樂也言其能成武功也

臣按成均者五帝之樂周人備前代之樂而大司樂所掌之法即五帝之法也五帝者顓頊高辛帝嚳堯舜也彼三帝者其敎法無可考舜紹堯治而

命后夔典樂以教胄子所謂直而温以至八音克諧者即其法也二帝之法如此安知其非承三帝之餘烈哉先儒謂古人教人惟陶冶之功最深是以五帝三王之世學校之中士之所得于心者無非樂之德出于口者無非樂之語動其容者無非樂之舞自幼以至于長由中以達于外皆此物也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中和之德所以易成自成周之學政不傳後世所以教人者不過章句訓詁而

已作無益之文習非禮之禮人才日卑風俗日下

其以此歟

大胥掌學士之版籍也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菜同合舞

秋頒學合聲

吳澂曰胥有才智之稱學士謂卿大夫學舞者致謂

按此版籍以致其來也古者士見于師以菜為贄菜

蘋蘩之屬也合舞謂等其進退使應節奏也頒學者

頒其才藝之所稱合聲亦謂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罰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扑罰）其怠慢者

吳澂曰學士即大胥在版之國子也蓋學士之未至者徵之使來學至者令之使有為比則較其能否觵者罰爵也撻者扑罰也

臣按學校之政有不帥敎者輕則觵之罰之以酒也重則撻之罰之以扑也蓋人之資稟不同性情亦異中人以上固有不待教而自循于理者若夫

中人以下之資化之而不從示之而不聽故先王制為教刑以愧恥之雖帝世以德化民有不免焉

虞書所謂扑作教刑是已而學記亦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是則敎之有刑其來尚矣

以上論設學校以立敎上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沈錫爵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中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宫

陳澔曰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舊說辟雍水環如璧泮宫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臣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於周禮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於魯頌而此言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又言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則

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者焉小學所

以處學之小者而教之以洒掃應對之類大學所

以處學之大者而教之以格致誠正之類

學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鄭玄曰樂正者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順此詩書禮

樂四術以教成是士故云以造士

陳澔曰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

德之路故言術也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未嘗截然棄彼而習此亦互言耳

王大子王子羣后謂諸侯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方慤曰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

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玄曰出學謂九年大成也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大樂正告于王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為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

周諝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誨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爾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

不免於不齒者義也

方慤曰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

臣按先儒有言聖人以學校為朝廷之大政使太子齒於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雖王子亦屏遠方公於教化而不私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

情以蹈於中和之域哉觀此可見先王之世其立教以化人也極其情文之備盡其恩義之詳其有教而不化也養之以久待之以寛親臨而觀感之責己以竦動之其不輕以絶人也如此非至於甚不得已而不不齒焉此先王之世所以無棄人而人亦不輕自棄也歟

文王世子凡學以下皆音效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所教春夏學干盾也戈句子戟也秋冬學羽翟雉之羽也籥笛之屬皆於東序小樂

正學干大胥贊相助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陳澔曰干戈為武舞羽籥為文舞小樂正大胥籥師丞胥四人皆樂官之屬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皆大師詔教之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下兼立虞夏殷周之學也

吴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胥鼓南者

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臣按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冑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莅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宫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陳澔曰魯之米廩即虞氏之庠謂藏此米於學宮也亦教孝之義序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次焉樂師瞽矇之所宗故謂之瞽宗頖半也諸侯曰頖宮以其半辟雍之制也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立也長也立教立學

陳澔曰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耳

然則舍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徳新民之事也

吳澂曰古者建王國天子自君其畿内之民又建侯國命諸侯各君其封内之民其民飽煖逸居而無以教之則近於禽獸故天子諸侯之國皆必建學立師以教其民使之知有禮義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為遂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

孔穎達曰古謂上代也百里之内二十五家為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里中之有道德仕而年老退歸者為之師庠序皆學名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

臣按眞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

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鑰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教人之功葢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嘗輕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修厤無所乎考至其設教以琢辭鍐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斲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以來教學之弊我聖祖慨然欲復古庠序之制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子學

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序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上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觀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大學宋歷太祖太宗眞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聖祖立國

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土著教人則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離絶經書句讀辨志別其趨向邪正三年視敬業於所習無怠忽樂羣於朋徒無睽五年視博習不以程度為限制親師於訓誨知嗜好七年視論學講求學問藴奥取友擇取益者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類聚通達明通義理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説服而遠者懐之此大學之

道也

陳澔曰每歳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每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七年是學之小成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

吴澂曰自一年至七年之歳終察視之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若比而教則可化其民使之為

賢能而移易其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故近而被其教者既皆心悅而服遠而聞其風者亦且懷而慕之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校之法

大學始教（入學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蘋藻之菜）示敬道也（示之以尊敬道藝）宵雅（小雅）肄（習也）三（釋菜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官其始也（三詩取居官受任之美誘其初志）入學鼓篋（入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孫其業也（以遜順之心進其德業）夏楚二物（夏榎也楚荊也）收其威也（收斂威儀）未卜禘（五年大祭）不

視學游其志也（不五年不視學優游學者之心志）時觀而不語（春秋視學無有言說）存其心也（存其心思）幼者聽而弗問（聽受師說無有問難）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吳澂曰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司為之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待時祭後乃視學不欲急迫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學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示教之法

大學之教也時春夏秋冬四時之教教必有正業退息退而燕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不能安弦不學博依廣求物理之所依附不能安詩不學雜服冕弁衣裳之類不能安禮不興其藝即三者之學不能樂好也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陳澔曰凡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

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吳澂曰藏謂入學受業時藏其身於所學之宮若東序瞽宗等處也修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臣按學記此章可見古人教學者無一時一處而不用其功焉此其學之所以易成也而成之者本

末兼該精粗通貫無一而或遺焉者也雖然一弛一張文武之道是以君子之學固不可無藏修之處亦不可無游息之時蓋喜說生於時習自得由於深造成其功於進德修業之際養其心於玩物適情之餘學者如此則未得之而不苦其難既得之而去之不速矣

今之教者呻吟諷之聲其佔視也畢簡也多其訊問也言及于數所言不止一端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

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施之也悖其求_{也}佛_{猶責}之也佛_{弗}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

張載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造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其安不由其誠皆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乃告之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為之則

豈有由其誠哉

吴澂曰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辭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與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為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覩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也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强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責於人也

淺深莫辨故曰佛如是則莫能明其所受於師之學不顧親其師而反疾其師矣已知已行者未能安則苦其難進之以其所未可雖欲益之而彼不能知其益也縱使強抑俾終受其業然所知非久必又昏忘所行非久必又遺失故曰其去之也必速刑猶成也謂教人不成者由此

臣按此章論教之不成切中後世教人之弊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

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頽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為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已多見其不知量也凡其所為所行盡墮在學記此章中記謂教之不成其此之由今日人才不及於前政

由於此非獨不能成其不成之才併與其可成者分其志而隳其業也且其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徧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即去固有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為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内閣儒臣將洪武初侍御史睢稼建言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校者及憲

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為凖立為學校教養法式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為師儒者必依此式為教為生徒者必依此式為學為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其所以教學提調者必合此式否則有罰大抵學校之教德行為先然德行難於考驗必先考其藝業所謂藝業有三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為則每日背

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為數本經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為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尖新以是為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

求之不拂於常情矣此非獨有以成就人材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

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踰犯也 言分限所在 順也 相厲並進 扞拒扞格如地之堅凍難入 不能承當其教 謂躐等陵節

陳澔曰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不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邪僻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皆由於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

臣按教之所由興者有四先儒謂三屬於師一屬於友臣則以為所由廢者有六其前三者屬於師

其後三者屬於友也由是觀之可見師之為教止於大綱若夫切磋琢磨薫陶漸染而朋友有講習之益觀感之化尤為多焉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俊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呂祖謙曰四者心之所由莫同病各有別知其心然

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

陳祥道曰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救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强此長善救失之道也

臣按人之生也性無不善故人人皆有是善然氣禀所拘物欲所蔽不能無失也故教者必因其本無而今有者拯救補塞之如是則師之教道立而天下無不成之才矣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臣按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說者謂八歲十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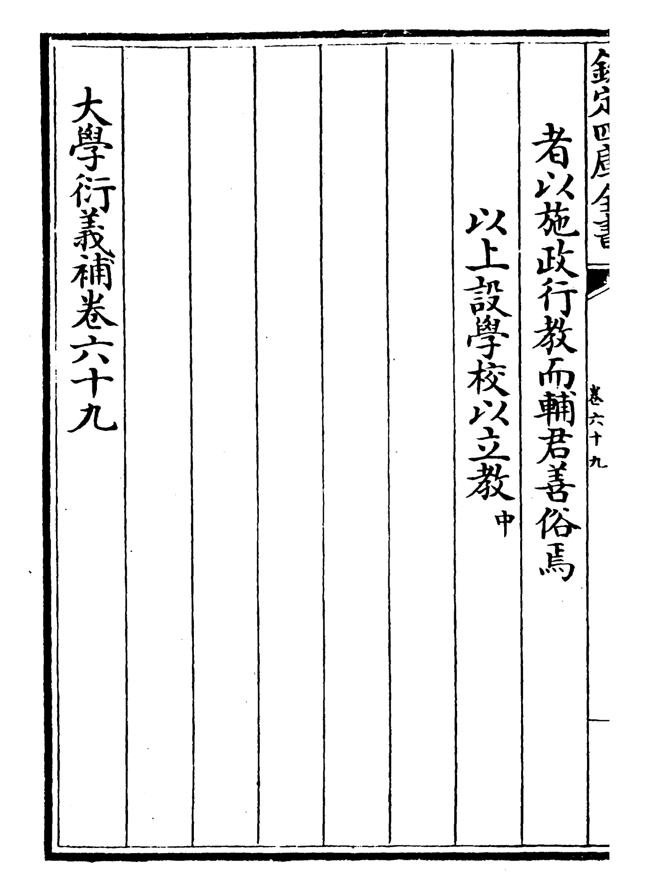
子入學之期臣竊以為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言之耳非截然立此以為期限也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序也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朱熹曰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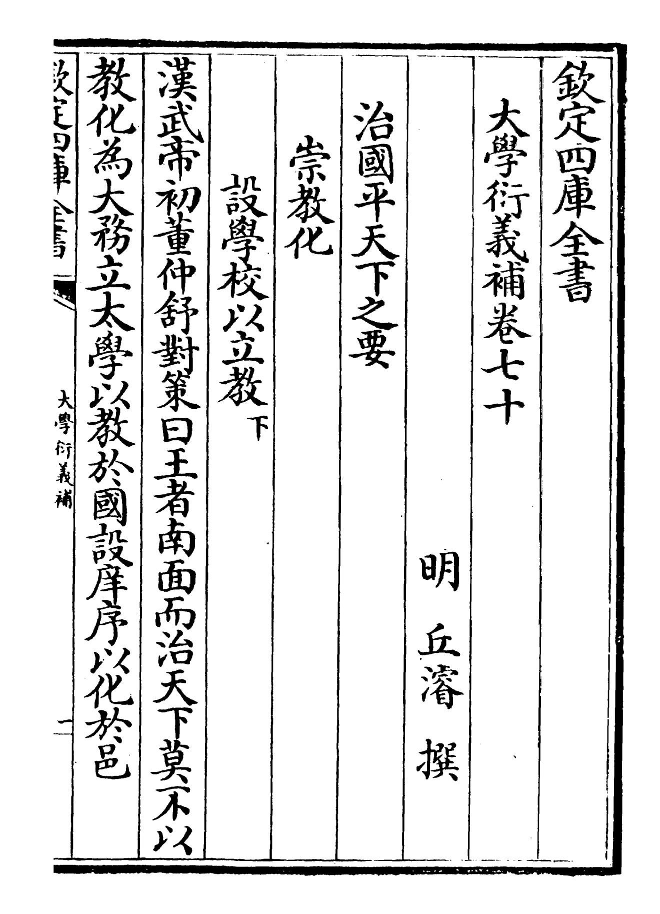
臣按三代學校之制其鄉學之名雖有不同而國學之名則無或異然其所以教之者無間小大壹是皆以明倫為本焉所謂養老教民習射其義雖殊而同歸於闡明倫理以為教本養育人才以為治具而已蓋今日教之於學校俾其講明義理異日則將用之於政治使其推平日學校之所講明



者以施政行教而輔君善俗焉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中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下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又曰養士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謂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公孫弘為學官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

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内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説者謂武帝未嘗築宫以居之然考三輔黄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於此

班固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

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臣按今世由郡縣學生歲貢而進學於大學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

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臣按立學建師非但以教誨生徒亦以一道德也周人備四代之學後世既有太學國子監而又有四門學似不為過而又置書算等博士書算乃六藝之一成周敘之於六德六行之後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末不備何以為學豈可顓顓設官而教以藝哉若夫屯營之士蕃夷之子弟其來入學者亦當雜之於多士之中從師講解使之薰陶漸染

相觀而善不必各給以博士也

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臣按郡縣有學始北魏獻文時而其生徒有數亦於是時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天下縣學校有生徒

各因其州縣之等第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史志所謂由學校者曰生徒是已我朝於府州縣各立學府學廩膳生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夫聖人之於人非不欲人人教而養之也顧勢有所不能盡也於是擇其尤者而篤厚之非謂一郡一邑之人才止於此也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養之者雖各有數而教之者則無其限焉教之養之至於大成而

後貢之而又有科目拔於常貢之外雖然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於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數而定為養士之額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

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為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過則是我祖宗以孝為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覩自古學制之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朝學規出自聖祖所定凡師友之義分與所當為及不當為一切禁令無不委曲詳盡聖祖之心眞如日月之照臨無處不到雨露之霑霈無一或遺也

宋仁宗慶歷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太學法著為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惟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為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

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為二則是以體用為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葢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臣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者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

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樂為之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為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臣竊以為國家要務莫急於儲賢儲賢必先於教養所以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

其選假如一府并其州共有十學該設教官三十五員不分教訓職名一郡所選教官茍足以分攝各學不必備員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為難自然貴重官既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厭其祿薄矣仍勑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則生徒充業而國家有得人之效所以成世務壽國脈此其基也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較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為士者内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禁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臣按大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為天下國家之用非顓顓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為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頣尚以為教之使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為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為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

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内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内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

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此大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為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為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趣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

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肆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祖宗之舊今疆埸無事儲蓄日充請敕所司申明舊法以復祖宗養士之舊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有其

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饋餉為解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為國家之用其所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為

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盡以為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會饌責罰三罰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吏不嚴重加責罰嗚呼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況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可乎臣請申明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顥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

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賔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亷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按顥之此言可謂端本澄源之論夫國家之治由乎政事修舉政事修舉由乎人才衆多人才衆多由乎師道得人也必欲師道得人必須推訪延

聘然今日儒科大興士樂仕進而草澤遺賢固有然不若在學校科目者為多請就今科貢之法以行古推訪之意今制於進士乙科中取州縣教職於教職秩滿者選太學師儒行之既久固難頓革今後遇有博士助教等官員缺與其非人而濫授不若虛其職而攝之為愈也許令執政及近侍臣僚具實保薦天下郡縣教官果徳業充備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然後授之不必俟其秩滿也會試

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不問其願否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學俾其坐堂半年以上公堂試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監食廩肄業遇缺挨次取選其歲貢到監有願教職者免其雜差三次考中者送選如舉人例如此既不失朝廷之制而於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

程頤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

而教之吏不考定高下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撿以厚風教

臣按前代學制不定屢下學官看詳本朝學規蓋自國初已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程頤看詳學制請改試為課臣竊以為試課兩不相妨逐日使之作課以為常程每季合試以為激勸恐不為過但須如頤所謂召學生當面點抹教其未至又於其中有違背經旨立意索隱而為鉤棘之語者

則面諭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可以正其習尚亦
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
程頤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
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
農然後士農判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十方仕
其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
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
心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

臣按程氏此言見得古人教人及其為學志專一而不分後世一切誘之以利而學者亦是因利而為學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趨於下也

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臣按所謂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類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為忠信孝弟者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

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葢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為義而不為利

又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彛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

分焉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舉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

臣按朱熹謂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為義而不為利臣竊以為仁義未嘗不利士之自學校而升之大學也或以歲貢或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游太學者養之餼廩處之齋舍臨之以師儒朋友約束之以法制規矩彼果何所為而來哉固將以希祿食干爵位以為父母之養鄉里之榮以行已之所志也其心未嘗無所利苟無所利孰肯去鄉井捐親戚以從事於客游

哉但在上之人所以處置之何如耳為學莫大於明經立身莫先於忠孝有矩範以鎮其浮有資限以抑其躁有考校以試其進如是則凡在學之士彼以利而來吾以義而教彼能行吾之義則彼所謂利者從而得矣則天下之士孰不願游於吾之學哉

朱熹感興詩曰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

絶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為哉

熊剛大曰此篇論大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於其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惟以天理人倫為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意云耳後世於其末者用功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為尚天理人倫曾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朱熹大學章句序曰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

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

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

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臣按自古論小學大學之教未有詳明如此者由是觀之可見學校之教根於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三皇五帝以來已有之不過因民生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修之以為教非本無是理而彊以之而率民也後世不知教事之為重而往往從事於政治刑法之間間有為之者亦是慕其名而無其實立人以為師徒充其位聚人以為徒

徒冒其名治道所以不古若者其病根實在於是

有志於三代之隆者必自立教始欲立教者必自

學校始伏惟聖神留意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

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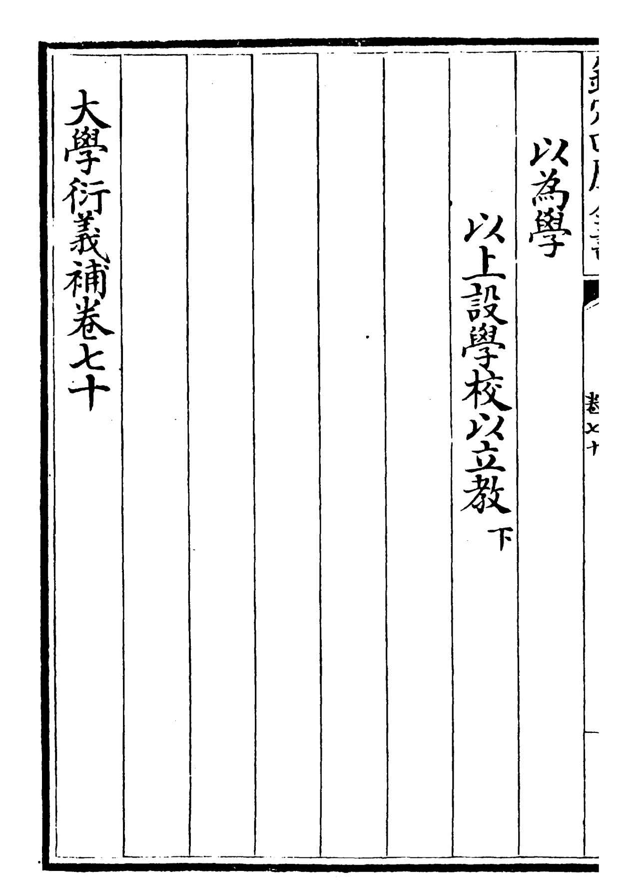
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

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

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

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為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臣按先王開設學校之本意呂氏言之盡矣教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立教學者必知此然後知所



以為學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下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